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謝大倫

古今攷卷二十五

元 方回 續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

始漢元年不書義帝其次序楚分為四至韓分為二凡十八王高祖為帝後追書漢元年為一王也

孟堅表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

之王乃繇禼稷修仁行義歴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昭嚴回曰子長云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後今孟堅添昭襄王莊襄王為昭嚴而章之下次一于字似欠活法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横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内鉏雄俊外攘胡越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閒猛敵横發乎不虞適戍強于五伯閭閻偪于戎狄嚮應瘠

于誹議奮臂威于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是以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劒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収孤秦之獘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迄于孝文異姓盡矣

紫陽方氏曰子長之文痛快孟堅之文補綴雖造語工不及子長抑揚嗟嘆意味有餘也其謂虞夏殷周秦積

累而後興子長本意也子長先言陳涉項羽高祖所以驟興宂有意次敘五代之興必悠久艱難而始皇事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于是無寸尺之封而欲圖萬世之安陳涉之所以起也項羽之所以起也作難二字貶涉虐戾二字貶羽而撥亂誅暴四字稱高祖此不惟見高祖之驟興豕秦之獘亦以見涉羽為漢驅除彼皆不仁而漢獨仁故也孟堅之文密不如子長之文疎也發此一例學者當細攷之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索隱曰應劭云雖名為王其實如古之諸侯　紫陽方氏曰子長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不書曰諸侯王故索隱引應劭注如此孟堅乃為異姓諸侯王表同姓者單曰諸侯王表只此一着子長高于孟堅多矣

論史記諸侯年表漢書諸侯王表之異

子長表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

于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闕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

紫陽方氏曰予長此一節意謂周之封建魯衛地多以親親𥙿有德太公地多以尊勤勞皆非常也他所封數百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乃當然也厲幽之後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周之德亦未衰

而平王東遷形勢弱矣故侯伯彊國興而周衰微嘆周之東不能强幹而弱枝也乃後歴叙漢事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宫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至内史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嘆夫法之未善也故曰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廣疆庶孽高祖之權宜也于是再論漢興百年之間諸侯踈屬驕奢淫亂叛逆不軌殞身亡國然後天子觀于上古推恩分子弟國邑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而漢

郡八九十犬牙相錯强本榦弱枝葉故曰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序漢初至武帝大初年閒諸侯爲一表謂初封之地太廣非悠久之計叛逆亡隕分王子弟之後漢始有八九十郡而諸侯微此東萊所謂論封建之大意非孟堅所及者也孟堅表意全反此

孟堅表曰昔周監于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于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

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回謂改子長意而用其事全相反子長以齊魯衛地太廣為非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此亦非周之太平周召為相之力非諸侯之力二公不之國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惟齊桓公有功于周晉文公無禮矣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既于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于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此孟堅稱美諸侯所以衛周之事謂為封建之力然不知地大上僭亦所以亡國

孟堅又曰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内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吴奮其白梃劉項從而斃之

此謂秦廢封建而暴亡曰謂秦之虐雖封王子弟及侯國亦亡

孟堅又曰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天子自有三河至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宫室百司同制京師可謂

矯枉過其正矣回謂矯枉過其正此一句方是全文畧改子長語而意不同

孟堅又曰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日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吕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頼之于諸侯也回謂折諸吕之難乃平勃交懽之力朱虚侯之初心在齊非灌嬰連衡齊適為京師患耳七國之變政以濞國大盛却不言

紫陽方氏曰孟堅之言雖叙事本末如子長意却不然子長之意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天子之地大諸侯之地小則上足以制下孟堅顧謂漢祖封諸侯雖矯枉過

正折諸吕之難成太宗之業亦頼諸侯殊不知諸吕之誅非全是諸侯之力鼂錯為景帝忠謀而踈斬之以謝七國而吳濞無上之心不輟非周亞夫絶其糧道濞不敗也所謂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齊趙梁淮南之分皆文子長語而失子長之意至謂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食衣租税至于哀平與富室亡異而王莽生其奸心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

稽顙奉上璽韍豈不哀哉回竊惟王莽假母后之勢以篡國乃元成哀帝積弱而無剛德孔光張禹之徒有以成之孟堅乃謂分王子弟左官附益之制有以弱諸侯于外而生大奸于内愚意決不敢謂之然也此前輩先儒所以不與班史謂其不如遷史也

齊趙梁淮南之分

漢表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戸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齊分為七師古曰

謂齊城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為五謂梁濟川濟東山陰濟陰也淮南分三謂淮南衡山廬江　紫陽方氏曰齊悼惠王肥㝡盛九子為王哀王襄嗣至子絶孝王將閭治封立孫絶城陽景王帝以朱虚侯立傳十世絶濟北王興居以東牟侯立二年謀反誅淄川懿王志以安都侯祈為濟北王後改封淄川傳九世絶淮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皆與七國同反

誅城陽景王章有功寵遠九王而武王以謀反誅

以曹參為齊相國

東萊曰按本傳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庶長子也而以參為相國齊七十城七十三縣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至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黄

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入相漢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　紫陽方氏曰參本沛獄掾從沛公起百戰將也而知學問乃如此孝惠二年入相故相齊九年惠帝除諸侯相國更為齊丞相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齊七十三縣軍興車騎十二萬衆强大之國也宜高祖以愛子信臣鎮

之參文武全才所謂黄老之學别攷

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沛公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從漢王入漢中說曰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拜為韓太尉略韓地急攻韓王鄭昌昌降五信為王信與周苛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亡歸漢漢復以為韓王從破項籍與韓剖符王潁川六年春以信

壯武天下勁兵處以太原郡為韓國徙都晉陽信上書徙馬邑匈奴冒頓大入信數使使求和觧上賜書責讓之恐誅以馬邑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往擊之有白登之圍具見信傳

作元功十八人位次

漢書功臣表於重以白馬之盟後書曰又作十八侯位次不書何年孟康曰唯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耳高后乃詔作位次下竟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

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寛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下文曰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

紫陽方氏曰東萊大事記書此在高帝六年定功行封之後偶接續書之耳非此年也張敖位次第三史記表曰張耳為常山王走歸漢漢定趙為王卒子敖嗣漢六年春也漢九年四月坐相貫高為不善廢為宣平侯則

馬得六年已定位次為元功列侯之三乎今史詳書于后

酇侯蕭何第一　平陽侯曹參第二

宣平侯張敖第三　絳侯周勃第四

舞陽侯樊噲第五　曲周侯酈商第六

魯侯奚涓第七　汝陰侯夏侯嬰第八

頴陰侯灌嬰第九　陽陵侯傅寛第十

信武侯靳歙第十一　安國侯王陵第十二

棘蒲侯陳武第十三　清河侯王吸第十四

廣平侯薛歐第十五　汾陰侯周昌第十六

陽都侯丁復第十七　曲城侯蟲達第十八

東萊曰張敖以高帝九年廢王爲侯葢今年有詔作元功十八人位次及位次之定乃在九年以後也顔師古曰張敖無大功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也東萊又曰高后二年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録第下竟然則自十九以下皆平所定也平之第在四十七其自處固

善而留侯之第尚在六十二何耶葢平以智自恃固不與功臣爭先若留侯淡然事外雖序曲逆之前亦所不願也髙帝深諒其雅意在當時必畧有定次至髙后世特因其舊而銓品之耳

紫陽方氏曰所謂位次者何也朝廷有定序如丞相太尉之類有一定之班而列侯無官職入朝則不可以無先後之班上殿侍宴則不可無次序之坐所以因其功之髙下而次序之也當時雜亂失次豈惟班序未定六

年春剖符封侯亦止三十餘人耳高祖之封侯至一百四十七人表書百五十三人淮陰侯無位次以十一年謀反誅也芒侯耏跖無位次以六年封二年薨無後也陽夏侯陳豨無位次以十二年謀反誅也元功十八人位次必在張敖廢王為侯之後其百餘人之位次則在高后二年且高祖六年尚有長沙王吴芮趙王張敖燕王盧綰九江王英布梁王彭越韓王信王爵貴于侯獨無位次乎同姓王為一班異姓王為一班功臣列侯

為一班必各有位次謂十八人定于高帝六年張良陳平何以不在位次之列其列侯之未封者源源而來當是盡高祖之世但定訖十八人位次陳平張良不爭高后時定位次則反而誅者與蚤死者無位次也張蒼計相位次六十五吕馬童位次一百一同取項羽王翳楊喜吕勝百二百三百四張相如一百一十八恐又是以先後封論嗚呼士大夫爭名爭利絲毫必計千古一瞬今安在哉

雍齒汁防侯音什方地名

汁防音什方史記表如此寫或但書曰什方地屬廣漢其位次五十七傳五世 紫陽方氏曰世有人主所怨而不死者乎漢高祖萬乘之貴不能必殺雍齒乃從而封之是故君子知命

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如漢朝

紫陽方氏曰回續魏鶴山古今攷用漢書帝紀為題而所引書不一偶參用呂東萊大事記凡觧釋漢事為題

不專用帝紀也非其時而事出前後代則曰附攷附論此一節東萊取漢書齊悼惠王傳賛為題　東萊䲜曰高五王傳賛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行其後諸侯惟得衣食租税貧者或乘牛車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内初

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五宗王世家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賦皆入于王也得自除内史以下漢獨為制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擬于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税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紫陽方氏曰五宗王者景十三王也孟堅合兩世家贊為高五王傳贊子長所謂大國無過齊悼

惠王惡其過制也又云及後分裂固其理也言過制之事不可久遠也所謂諸侯皆賦亦惡諸侯全有國賦也當是時惟吳王濞尤富鑄山煑海鹽鐵既饒不賦于民遂生叛心除吏一事漢獨置相而已此尤子長所惡也吳楚叛後奪之權貧者牛車之嘆譬如父母愛驕子至其不肖狠損無及於教誨矣此意皆髙孟堅之意甚卑

作左官之律

漢諸侯王表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

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服虔曰仕于諸侯為左官絶不得使仕于王　應劭曰人道尚右今捨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説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也　紫陽方氏曰如王國人不得入宿衛是也古尚右故主人坐東面西曰左賔坐西面東曰右儀禮公食大夫禮公坐其中主人者謂公主此客任賔主百拜酒三行之勞坐

其左而尊賔于右今世人入門分左右主坐左客坐右猶尊客也而自唐以來左相班右相之上如近世時亦然尚書左丞相右相之上左右正言司諫皆先左后右又有以出身文官為左後去之漢置左右内史左馮翊右扶風則尚左矣今日始又尚右右丞相左丞相中書左丞右丞是也

設附益之法

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

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益于私家也

諸侯王初置金璽盭綬

百官公卿表諸侯王高祖所置師古曰蔡邕云漢制皇子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也金璽盭綬音戾

別攷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

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即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勲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紫陽方氏曰此表所書比東萊所引高五王傳贊詳甚故特書之

附攷璽印組綬

公卿百官表相國丞相太尉太傅太師太保前后左右將軍大司空金印紫綬武帝宣帝大司馬無印綬成帝初賜哀帝去之又復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成帝更名大司空改金紫哀帝復為御史大夫諸侯王金璽盭綬如淳曰盭音戾綠也以綠為質晉灼曰盭艸名也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綬為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去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文曰璽謂刻云某王之璽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皆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光禄大夫無

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尚書尚符璽者有印綬

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黄綬師古曰漢舊儀云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謂鈕但作鼻不為虫獸之形而刻文曰某官之印成帝綏和元年長

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黄綬
朱買臣傳拜會稽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守
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昌邑王傳受皇帝璽綬霍光傳光曰皇大后詔廢安得
天子廼即持其手解脱其璽組奉上太后　紫陽方氏
曰高祖紀秦王子嬰奉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曰璽曰
符曰節前巳詳攷而論之矣今璽印組綬亦不可不攷
如后

禮記玉藻古者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鄭玄注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作緇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正義孔子以象牙為環廣五寸以綦組為綬也失魯司寇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已無德事也象牙有文理言已有文章也而為環者示已文教所循環

無窮也回謂佩古宗廟冕服朝覲弁服皆有左右玉佩秦廢之而經傳佩之可攷者陳祥道禮書備矣自秦及漢璽印組綬之法亦可攷而組綬二字祖于古之玉佩而不同故著之古人玉佩不惟宗廟朝覲有之而燕居亦然玉藻所謂無故玉不去身乃燕私之佩非祭服之佩朝服之佩也後世印綬則秦漢君臣無時而不佩于身此尤異于古而秦法佩玉帶劒乃左帶劒右佩印綬故有曰左右劒佩相當荆軻之變秦王帶劒則人主坐

殿亦左帶劒右佩璽綬也羣臣曰王負劒者呼令秦王移所帶劒負之于背則一拔而出也蕭何帶劒履上殿則宰相亦左帶劒右佩印綬也漢儀諸臣帶劒至殿階解劒晉世始代之以木則知兩漢羣臣背帶劒佩印綬此制之廢又當别攷

印劉熙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為驗也亦言因封物相因付也漢舊儀璽皆白玉螭虎紐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璽又有秦傳國

璽不知霍光脫昌邑王璽組果何璽也或謂天子璽方四寸則如之何佩之亦大重矣璽書二字初見李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鄭松皆曰璽印也偶讀漢淮陽王傳璽書謝奏有詔策二字書即詔也以竹策書之而以天子玉璽封之也

佞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紱佩留其絲璲以為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曰綬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純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同又漢官儀乘輿綬黄地骨白羽青絳緑五岳四百首長二丈二尺王赤綬一等諸國貴人相國主公封君丞相御史大夫匈奴緑綬又一等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或青緺綬又一等白青綬已上縌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璲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黒綬又一等四百至百石黄綬又一等回初讀頗難曉以汴京刊本初學記及陳祥道禮書細攷

然後知凡先合单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麄皆廣尺六寸初學記無尺字回按韵書組緵五切綬屬小者為冕纓亦綸組也綬上去二首注紱維祥道所記唐制今不書何以言之今人無此制久矣組今巧索之類所以穿印璽之竅繫之于腰其文采顏色織組之工丈尺廣博祥道亦不能畫為圖其謂漢承秦制加以雙印佩刀之飾回謂冠有纓佩有組而綬又脩博纒于腰圍之間者内

則男女左右佩謂之事佩而左右珩璜琚瑀衝牙蠙珠之佩為德佩古人先事佩後德佩一身之所繫亦多端矣秦漢易之以印綬而組綬二字祖出玉佩非實有所似也不過令人絲絲繩索之義而其制不傳未知何時廢印綬不佩而祭服朝服之復古始漢明帝令人用匣盛印以銀為龜長官花押藏之紫袱包匣又封押之牌入印出印出牌入以公裳為綬全與秦漢不同有朝服箱幞頭匣笏囊祭朝一服之佩宋時三年一大禮用之

他不過曰公裳公服紫緋綠三色而士大夫民庶貴玉
條環以絲為條多用道服腰之為美觀襍佩七寶鋭刀
便袋皮革之囊無所不有皆非古制而腰帶有玉有犀
有金有魚袋有角以繫公服也寶玉犀象皮條皮飾亦
無所不有世變無窮古學不講吁

漢朝服

東萊曰秦漢車服並見通典車未全攷服色通典節本
未見

張良封留隨入關閉門不出

張良以六年正月丙午朔封在大功臣二十餘人之類已書今再書者為子房不爭而善讓也史記世家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為留侯良之為人與請為假王拔劒擊柱日夜爭功不决者異矣功臣表曰留文成信侯張良

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下韓入武關決策降秦王嬰解上與項羽隙請漢中地常為計謀侯萬戶此必漢封功臣時定封之策所書也師古曰韓申徒即韓王信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回謂史書兩韓信焉知韓王信之信不讀曰申乎師古又謂蕭何位第一戶唯八千張良食萬戶而位過八千或以才或以功勞亦無定也回謂良唯不爭而善讓故十八侯元功位次與陳平俱不興焉史記書良從入關中在劉敬說上即日駕

西都關中之後此時必無不從之理而漢書帝紀書婁敬之説在五年六月前史記高祖本紀亦同但史記良傳于從入于關之後書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即恐不然漢書張良傳書西都長安在六年封功臣之後自與紀違然漢傳是也史記良世家書西都關中亦在六年封功臣之後亦自與紀異漢書婁敬傳書西都關中在五年假如果然良從入關中又再從出關擊臧荼利幾韋陳執韓信乃後又再入關也通鑑書良杜門不

出在六年而東萊大事記書良杜門不出于六年三月後五月前從傳從世家從通鑑不從二紀云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以郤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于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黄金五百斤師古曰晉

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巳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巳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云云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侯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巳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　紫陽方氏曰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號曰皇帝追

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注裴駰案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倣此也

史記高祖本紀注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既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葢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

東萊大事記曰葢用秦追尊莊襄王之制也回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此家令無識之言也感悟上心追

尊太公家令可以賞知有君臣不知有父子一時失言
衆咈之察家令可以無賞舜攝天子位瞽瞍猶存遂不
拜乎拜則豈可謂之人主拜人臣乎但知以子拜父可
矣家令不學漢朝蕭曹之徒皆不學武王追王太王王
季文王有舊比而況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相去未遠一
時君臣懵然可勝嘆哉史漢注索隱最佳

立大市于長安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分五列自上而下第一

列書皇帝元二年數第二列大事記書誅伐封建薨叛
及初事大事第三列相位第四列將位第五列御史大
夫位其大事記高帝六年書曰尊太公為太上皇劉仲
為代王立大市更命咸陽曰長安東萊大事記書曰立
大市于長安解題曰既治長樂宮復作大市朝市之制
備矣　紫陽方氏曰子長此表妙不可言孟堅之為百
官公卿表而無大事記殊不及子長之高而呂城公大
事記之名出此帝紀所無表而出之書大市事以見蕭

何堅高祖定都長安之意前朝後市既備不可舍而他之也周以前制度建國左宗廟右社稷前朝後市市之說周官尤詳上旌思次等語尤奇陳祥道禮書可考

立西市

史記大事記孝惠六年七月立太倉西市史記高七年昔已書立武庫大倉

東萊曰大市蕭何所作葢所謂東市也太倉子長兩書東萊一亦但從漢紀前一書

附論棄市

五刑始見舜典孔傳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漢刑法志以剕為刖而畫第四師古曰刖斷足也書曰五服三就孔傳謂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埜大夫于朝士于市正義謂孔本魯語魯語云刑五而一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鑚笮薄刑鞭朴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埜小者致之市朝馬王鄭合市朝為一而增甸師氏穎達不然之又謂惟死罪分就處所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囘謂唐虞肉刑五流刑鞭刑朴刑三共

為八而以流宥乎犯五刑者當亦分五等王荆公不然孔安國三就之說謂朝非用刑之所或重或輕或輕重之中曰三就如五流三居孔傳謂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荆公亦不然以或遠或近或遠近之中為三居王晦叔然之漢志謂殺人者踣諸市則墨劓宫刖不于市乎說命下言伊尹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則鞭朴之刑亦于市也世謂春秋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則朝亦用刑若後世杖之朝堂監司

太守當廳杖罪人是也秦始皇紀李斯焼書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然棄市之名已見秦昭王五十二年王稽棄市此死刑也其亦斬刑之罪也古未有絞刑今之決重杖二十處死加以索繫其頸曰絞笞杖徒流刑皆五等絞斬死刑二等絞且杖全其屍並于市曹行刑古之棄市殆非絞也墨劓剕宮皆用刀鋸以此知棄市者斬也周穆王呂刑以死罪為大辟而漢志改剕為臏師古注臏謂去膝骨頭又與斬左趾右趾異何

也漢文帝十三年五月除肉刑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籍笞罪者皆棄市其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師古謂斬右趾者棄市故入于死以笞五百代斬左趾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死亦多也先時笞背笞未畢而死景帝笞五百減為三百笞三百減為二百又改三百為二百二百為一百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

乃得更人景紀中二年二月改磔句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屍也回謂他注皆非是合以改磔為句其詔之之辭曰棄市勿復磔免張其屍也若以棄市為句則又有此刑非改磔始於此時也近世笞刑五十至七十小木杖杖刑五六十至百大木杖立而杖臀學舍夏楚用竹篦徒刑五流刑三坐而杖皆笞不于市杖一百始或于市徒流亦不皆市監司太守斷事不檢法但決脊杖若干剌配某州軍耳今笞杖用七數自七至百

单七十一等伏而决臂視前代輕而五决或更一人則無賄而犯私怨者不能當

古今攷卷二十五

古今攷卷二十六

元 方回 續

張蒼為計相

史記將相名臣年表高六年于相位書張蒼為計相索隠曰主天下書計及計吏東萊列傳書曰蒼以代相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

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國上計者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又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又曰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紫陽方氏曰史記張丞相傳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二千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計相計相之名初見于此後無其比以史文攷之為計相一月而改名主計索隱謂權時立號是也為主計凡四歲出為淮南王長相也以列侯居相府尊之故與蕭何等也

附論史記蕭曹五世家

紫陽方氏曰史記世家三十而蕭相國曹參留侯陳丞相絳侯周勃以漢初大功臣五人各居其一張丞相蒼雖壽考以功名終不與焉但為傳張耳陳餘魏豹彭越黥布淮陰侯韓信盧綰田儋樊酈滕灌陸俱為傳或稱姓名或稱官或稱爵雙姓跡中有密孟堅漢書雖密而跡子長不為吳芮作傳然稱忠著令則書之王陵周昌趙堯任敖申屠嘉並無傳朱建亦無豈心少之乎最後為

傅寛靳歙周緤傳稱傳靳蒯成初謂蒯通細觀乃蒯成侯周緤取其篤厚忠直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葢凶悍智詐如羣反叛及蒯通之徒子長所不與也二十九卷劉敬叔孫通後皆文景時人矣漢書婁敬賜姓為劉不當仍書婁

附論史記外戚世家

紫陽方氏曰史記外戚世家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妃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王隱則謂之紀

而編諸列傳之首回于文選注中見有王隱漢書晁公武讀書志無之則亡矣東漢書范曄作皇后紀世人譏之葢范煜又本于王隱耳回謂子長既作呂后本紀則外戚世家無可書者子長筆端奇逸其序云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特内德茂也葢亦有外戚之助焉此古文法也先引夏殷周三代興放殺禽之所本次引易詩書春秋簡而不踈下文禮之用唯婚姻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由禮入樂其說深妙乃後歸之于命

其序妙甚至序皇后事則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只此二句高甚漢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只如此說將去妙漢書高后紀荀悅曰諱雉師古曰字娥姁史漢不書帝及后諱具注中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戚氏誅趙王如意而高祖后宮唯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呂氏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嫣呂太后以其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后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

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于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禄女為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駰案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禄産等懼誅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一作衷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帝后居北宫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豈非天耶非天命孰能當之回謂此乃子長自為一段議論若叙事則呂后紀盡之矣回嘗著咸德事略書咸淳德祐十二年事如史漢唐書紀之狀别

為諸臣上及朱文公呂成公張宣公二陸及欲為理廟十六相傳未完賈似道傳三大冊三卷擬王莽或借紀若傳讀之謂敘事少自作文多非史體然回讀太史書自作文議論其事者貫串紀傳中不可以春秋之筆例之也左傳有君子曰公穀自為問答乃皆自為之文附書諸此

附孜史記不得為無失三段

附論東萊大事記是處二段

紫陽方氏曰子長史記不得為無失其先黄老後六經進奸雄退處士崇勢利羞貧賤孟堅譏之晁公武讀書志為釋其所以然代子長之過而明其心可也回所見其失之大者書於此他别攷

陳涉不當為世家起閭左戍屯長王六月而為其御莊賈所殺漢書為傳世家雖子長自我作古以其有誅秦之功血食至子長之世然不足言也非公侯之比何必以世家尊之吳廣假王始見此韓信之所援也

項羽不當為本紀羽割天下分王違懷王之約衆心不服又弒義帝卒以此亡漢書同陳勝為傳是何以紀為史記高祖本紀第八次項羽本紀之後高祖上不書漢字疎也吕后本紀第九無惠帝紀何也索隱曰吕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帝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别為吕后本紀豈得全没孝惠而獨稱吕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馬回謂索隱説是也吕后紀中書孝惠元年十二月至七年秋八月崩九

月辛丑葬乃后書太后稱制為六年至八年秋九月崩分為兩紀何不可無孝惠是無君也若少帝無其名合于高紀中書曰少帝元年呂太后稱制孟堅書惠帝皇后無子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子長全不書但曰太子即位為帝而巳豈非疎乎卻于外戚世家呂娥姁事中書云呂太后詐取後宫人子為子嘗以馬班書味之後宫美人子亦惠帝庶子但非張皇后所生子耳立為少帝呂后廢之後羣臣誅滅之第曰繼嗣不明亦

何辜哉偶有感併書之

呂東萊大事紀書楚義帝元年冬十月劉邦至灞上秦王子嬰降是年秦二世三年之後歲在乙未史記漢書俱書漢元年惟東萊此書古今學者未之及也其實楚懷王遣沛公入關主從約沛公與項羽皆懷王之臣耳沛公十月先至灞上降秦嬰項羽後至十二月也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謂先入關者王之之約也不以項羽強而撓焉可謂英主矣項羽怨而陽尊為義帝文

從而弑之然秦之亡實義帝主約東萊所書雖荀悅漢紀温公通鑑皆不及也

予長孟堅二紀皆于高帝至灞上之年書漢元年然未全有天下義帝已死劉項方爭丙申之歲東萊並書漢高皇帝二年丙楚霸王二年以至四年戊戌終明年巳亥十月始書漢太祖高皇帝五年是年十二月項羽滅也去今巳亥一千五百年矣方回書此心誠服呂成公之有識也

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于馬邑信降匈奴

呂東萊書曰秋匈奴冒頓圍韓王信于馬邑九月信以馬邑降匈奴與匈奴南攻晉陽至太原解曰信雖失職守邊然舍晉陽内地之安而請治馬邑亦非偷惰者也高祖猜怒廹蹙之使其以國外叛為敵鄉導遂有平城之圍自是匈奴輕漢為世大患閱百年而未息雖冒頓方興邉吏莫能枝梧茍非信啓其端寇賊亦未必如是之甚也然則人主心量不宏所繫豈少哉　紫陽方氏曰韓王信傳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求和解

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上賜信書責讓之曰
專死不勇專生不仁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
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望于君王回謂高帝
猜忿迫蹙之者此書也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
漢馬邑降之胡擊太原時漢使在其間信之遣使奏而
後遣可也然高祖猜疑奏亦不免于忿此二歳叛者三
起臧荼也利幾也韓王信也實未反而被告者一遂執
之韓信也

高帝七年冬平城白登之圍在十月受朝之後聯書漢王信事不得不先

史記匈奴列傳漢書改一二字今書史記語于此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城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于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于白

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廼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角今得漢地而單于非終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與大軍合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得彀弩

白登平城地名

史記匈奴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漢書韓王信傳上

遂至平城上白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東萊曰平城漢晉屬鴈門郡後魏道武都平城置司州代尹孝文遷都洛陽改代尹曰萬年尹後周改曰雲中縣隋開皇初改曰雲内屬馬邑郡唐貞觀十四年以為雲州天寳元年改為雲中郡

平城陳平奇計

漢書陳平傳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又曰凡六出奇計　紫陽方氏曰史記陳丞相世家書之以護軍中尉從軍攻反者韓王信于代卒至平城此數語來歷分明卒至二字亦好圍以得開上無解字裴駰注按桓譚新論此策乃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

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愛好之則閼氏日以疎遠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妬媢之性必憎惡而爭去之此說簡而要劉子駿聞吾言乃稱善焉裴駰又謂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指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别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回讀常德府漢書云陳平秘計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師古曰應氏之説出于桓譚新論以

意測之非記傳所說也

附匈奴攷　匈奴名始見史記

紫陽方氏曰史記秦本紀秦孝公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駟立車裂商鞅十年張儀相秦十四年更名元年七年（回曰十四年更加七年則在位二十年也）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去攻秦

匈奴名始見周慎靚王三年

東萊大事記書周慎靚王三年擯秦約楚齊趙韓魏燕帥匈奴伐秦楚懷王為從長攻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

皆敗走解題曰匈奴之名始見於此合六國之衆又益以匈奴出師可謂盛矣賈生曰諸侯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逃遁而不敢進葢謂此也　紫陽方氏曰周慎靚王定即位之年辛丑三年癸卯前乎此周威烈王甲午二十三年戊寅入通鑑於是有安王驕二十六年止乙巳烈王喜七年止壬子顯王扁四十八年止庚子其二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其四十四年丙申諸侯畢王此數

年九國伐秦去通鑑之始八十六年矣梁惠王死梁襄
王死哀王立矣是為秦文惠君後稱惠王前十三年而
二十一年更為元年之七年也秦紀書七年樂池相秦
韓趙魏燕齊楚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
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以六
國表攷之於秦書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退又書魏哀王
元年擊秦不勝韓宣惠王十五年擊秦不勝趙武靈王
八年擊秦不勝楚懷王槐十一年擊秦不勝燕噲王三

年擊秦不勝齊湣王地六年不書此四字而秦紀有齊在其中紀不書楚皆刊本之缺歟東萊謂此年齕秦始為合從未幾解散至是再申前約而攻秦則一年兩舉也攷齕秦傳不得其說候檢戰國策攷

周慎靚王三年癸卯再見癸卯得一百二十年漢高祖之六年也匈奴之名始見於慎靚王之癸卯六十二年甲辰而秦亡周一百一十二年而漢滅秦高祖五年有天下七年而遇匈奴之困匈奴之强恰一百

二十年矣蘇秦合從如此其盛而敗者東萊謂以楚
懷王之昏弱為盟主蘇秦之反覆而約諸侯張儀又
在魏陰為秦用安能有濟是也回謂春秋時魏絳建
和戎之策戎狄雜處中國至戰國時皆亡矣蘇秦何
故引匈奴之師驅馳中原而生其心耶所謂九國是
時有周宋魯衛中山代諸小國也

史記李牧傳見匈奴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後附李牧傳而無有其目李牧

者趙之北邉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云云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都甘路談反胡名也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

紫陽方氏曰單于之名見此中國少馬蘓秦説云六國多者騎萬匹耳而匈奴動千餘萬騎而北漢合為一家强矣哉

史記秦始皇本紀見匈奴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三十六年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金城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地北假膏壤直谷假地名也索隱曰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

史記世家趙武靈王初胡服騎射匈奴列傳秦昭王始築長城拒胡

史記趙世家第十三趙武靈王雍其父曰趙肅侯語與秦孝公商鞅同時七年築長城二十四年武靈王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謂已曰君與秦武王昭王同時十九年謂樓緩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曰吾欲胡服樓緩善之又曰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　紫陽方氏曰匈奴即胡也林胡樓煩亦胡别種也蘓秦傳其說燕王謂北有林胡則匈奴是時未全有

北土武靈王即位八年六國合從與匈奴共伐秦不勝而退見胡服騎射之輕剽故效之孜胡字之始史記匈奴列傳秦繆公時皆稱戎其東有林胡東胡之戎秦昭王滅義渠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拒胡下文云戰國七三國邊於匈奴匈奴專胡名始此

圖書亡秦者胡

史記始皇紀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入海還而以鬼神事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

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三十二年西北斥逐匈奴詳見蒙恬傳　紫陽方氏曰蒙恬傳秦已并天下使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戎也狄也夷也胡也通稱歆書又曰胡虜也圖書世以為讖不知始於何時河出圖洛出書開八卦九疇文字垂萬世道之見於器者也區區興亡有物司之何也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龜鑽以火以其烈坼之文觀玫休咎然不知預為之書如漢大横庚庚予為天王誰實攢造

史記漢書匈奴傳先後同異

史記匈奴列傳至天漢四年貳師將軍降匈奴止而漢書天漢四年但書貳師將軍李廣利因杅將軍公孫敖遊擊將軍韓說强弩都尉路博德之出及書廣利與單于戰於湖水上連日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如貳師之降巫蠱之變孟堅皆不書何也孟堅匈奴傳分上下上篇書至宣帝神爵四年下篇始呼韓邪單于至更始二年終于長賛嘗短不滿於武帝之將相曰彼已

將率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意可見矣孟堅賛贬駁董仲舒大甚匈奴自唐虞以上已有山戎玁狁葷粥而其先及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其甚盛也以劉項相持而冒頓復蒙恬之所侵地鳴鏑之俗并為一家故也

匈奴單于名數

頭曼單于　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蒙恬死諸侯畔秦與中國界於故塞自淳維至頭曼千餘歲

冒頓單于　鳴鏑弑父　滅東胡　五月大會龍城

秋馬肥大會蹛林圍高祖白登劉敬和親遺高后

書易其所無

遣文帝書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和親　死子稽粥

立

老上稽粥單于　文帝復遣宗女為閼氏　中行說

為患

十四年十四萬騎入蕭關再和親　天地所生日

月所置大單于

軍臣單于　老上子　景帝立吳楚反趙王遂合謀入邊破復和親無大寇武帝立和親　馬邑人聶翁壹佯賣馬邑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萬馬邑傍單于覺去誅王恢　衛霍屢出幕南無王庭然單于長心薄此二人

伊穉斜單于　十三年死無可書

烏維單于　元鼎三年立　武帝始廵郡縣　勒十

八萬郭吉死留不遣亦不為寇立十年死

烏師廬單于　立號為兒單于　浞野侯破奴二

萬騎三歲死子少立季父烏維單于之弟

呴犂湖單于　立太初三年　一歲死其弟立

且鞮侯單于　武帝詔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太初

四年也漢天子我丈人行中郎將蘇武使　李陵

降

狐鹿姑單于　且鞮侯長子　太始元年與弟相讓

而立　母病　以言屠貳師祠社武帝崩　匈奴

孕重墮殰孕重懷妊也墮墮落也殰音讀敗也罷音

疲罷極困也匈奴為漢兵所苦如此故常欲和親

死子少欲立弟衛律與母顓渠閼氏詐矯單于

令立其子壺衍鞮單于始元二年衍鞮單于　穿

井築域治樓藏谷壺歸蘓武馬宏希復犯塞　單

于擊烏桓趙充國言便　霍光從范明友言擊匈

奴既後乃擊烏桓破之匈奴恐宣帝立發五將軍

與烏孫五萬騎共二十餘萬伐之匈奴遂衰弱立十七年死

虛閭權渠單于　立弟也地節二年　將十萬騎出塞趙充國備之不敢入　神爵二年死

握衍朐鞮單于　立烏維單于耳孫也　日逐王與有隙降漢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姑息姑夕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珊為呼韓邪單于

呼韓邪單于　發龍地兵擊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自

殺神爵四年也

右漢書匈奴傳上參史記書一半凡十四單于

高帝至宣帝之世而五單于爭立

屠耆單于　呼韓邪令右賢貴人殺右賢王遂共立

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襲呼韓邪敗走

之居單于庭呼揭王讃右賢王欲自立屠耆殺右

賢王

呼揭單于　以呼揭王自立

車犂單于　以右奥鞬王聞之即自立

烏籍單于　以烏籍都尉自立凡五單于

當是時屠耆單于强自將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寄擊烏籍單于車犂烏籍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合兵烏籍呼揭皆去單于之號并力尊輔車犂單于於是僅有三單于屠耆單于聞之四萬騎分屯東方備呼韓邪四萬騎自將擊車犂單于單于敗西北走屠耆留西闗敦地

闒音蹋　敦音頓

明年呼韓邪單于西襲屠耆屠耆將六萬騎擊呼韓邪戰敗屠耆單于自殺於是僅有二單于都隆奇與屠耆少子亡歸漢車犂單于亦降呼韓邪單于於是但存一呼韓邪單于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呼韓邪捕斬之乃後單于庭蕭然衆纔數萬人

國振單于　屠耆單于從弟以休旬王自立在西邉

郅支骨都侯單于　以呼韓邪兄左賢王呼屠吴

斯自立在東邊於是又有三單于後二年國振單于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國振於是僅存兩單于郅支并國振兵進攻呼韓邪呼韓邪敗郅支都單于庭後四青都堅昆入康居甘延壽陳湯斬之

伊利目單于　以屠耆單于小弟自立郅支單于欲西攻右地道逢合戰郅支殺之

呼韓邪單于　甘露三年朝漢天子於甘泉宮有上

渭橋稱萬歲之盛事元帝即位轉雲中五原穀二萬斛給焉郅支既誅竟寧死年復入朝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呼韓邪請罷邉備願保塞上谷以至燉煌郎中侯應以為十不可王昭君號寗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死建始二年也

復株絫若鞮單于　呼韓邪單于大閼氏之子雕莫陶渠也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河平四年入朝立十

歲鴻嘉六年死

搜諧若鞮單于　復株絫弟元延二年朝未入塞死

車牙若鞮單于　搜諧弟立四歲綏和元年死

烏株留若鞮單于　車牙弟囊知牙斯也皆呼韓

邪子也夏侯藩説王根求張掖郡遂入漢地單于

却之建平五年願朝哀帝被疾羣臣謂可且勿許

黄門郎揚雄上書諫元壽二年來朝舊從者二百

餘人今許五百餘人平帝初王莽秉政不得二名

風令改囊知牙斯為知莽奏更故印文匈奴單于璽為新匈奴單于章分匈奴為十五單于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右犂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脅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而匈奴不服矣咸亡歸助死以登代為順單于莽後斬之

烏株留單于立二十一歲死咸立

烏累若鞮單于　即咸也匈奴謂若鞮為孝見漢帝仁孝慕之莽易匈奴為恭奴單于為善于咸立五

歲天鳳五年死

呼都而尸道皐若鞮單于　烏株留單于子也莽不道又强立匈奴當其名者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會漢兵誅莽更始二年陳遵使匈奴更

始敗絕書

紫陽方氏曰漢書匈奴傳下又有十二單于王莽所立非匈奴正統漢以數十世之力服匈奴於外而以一元帝六王后敗于其内莽篡而匈奴絕乃後光武中興事

入後漢共二十六單于而其有才者冒頓也老上也軍臣也且鞮侯也呼韓邪也烏珠留若鞮囊知牙斯者也凡六主北漢之雄而或善於戰或智於謀者也漢高祖失之於白登而能用劉敬和親之策吕后亾婁敗滅家族而能屈已荅不遜之書是時蕭曹張平勃有謀臣焉景帝待匈奴無所聞七國之變匈奴兵在其間而不能逞漢有人焉一周亞夫是也武帝初用聶壹王恢之計已大繆矣所當者七單于惟軍臣單于覺馬邑之詐

且鞮侯單于留蘇武降李陵才足當漢餘五主為衛霍所苦二人者虜將也而五人者亦虜君也武帝之失多矣惟文帝宣帝所以待匈奴無遺策和親征伐並用然文帝難而宣帝易文帝值其盛而宣帝當其衰也元成哀平坐享安靜之福主弱臣强内根已蠹呼韓邪藉宣帝以自完見元成哀三帝之不競豈不心少之乎囊知牙斯亦豈不知王莽之不道漢方富强甚盛而匈奴衰弱不能振耳不然叛去而侮中國必矣大抵漢武有雄

才而無賢相真將幸而所遇之敵皆疲薾之匈奴也昭帝時霍光亦不才烏桓之師趙充國之說事用范用友之言本無遠識雖挾振主之威終於滅宗者見不明也尚有餘論姑且走筆記之於斯

劉敬使匈奴謂不可擊

高帝至晉陽聞韓王信與匈奴共擊漢上大怒使人覘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

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漢兵三十餘萬兵業已行上怒械繫敬廣武遂至平城圍帝白登七日然後解帝至廣武赦敬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紫陽方氏曰善乎劉敬之覘國也而前使十輩何其愚也項羽以勇困高帝高帝以智敗項羽今者高帝乃以勇輕冒頓冒頓欲以智困高帝耶韓王信之反恐誅逃死引匈奴入寇恃其强也而不虞高帝之自將信不敗何待匈奴亦不虞高帝之卒至而冒頓之心乃恃高漢

祖一着冒頓騎兵三十萬高帝步兵三十萬騎兵少冒頓誘至高帝乘其兵未盡集一舉而包之上策也幸而陳平秘計得行又以王黄失約冒頓聽閼氏之言解圍而去使其從劉敬之説焉得有此

斬前使十輩

沙隨程氏曰兵法遣間貴用上智以帝之明達少長兵間顧不足以知匈奴之情雖劉敬獻忠反遭械繫然則向之所遣使十輩特知有所不及耳帝不度其才而遣

之固已非矣又皆處之極刑寛仁愛人之資獨蔽於此耶

出奇計馬邑下史記是漢書非

紫陽方氏曰漢書張良傳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史記世家作出奇計馬邑下葢髙帝擊韓王信張良亦在軍中出奇計於馬邑之下則不特陳平也孟堅誤會子長意改書為下馬邑殊不然

劉敬和親之策

劉敬對高帝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呂后泣不能遣長公主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紫陽方氏曰冒頓殺父而望其以子婿臣漢先儒雖不然劉敬之言然自此匈奴少入寇終漢之世和親征伐

一起一伏頼以永久回謂古之立國必有敵兩國相當兩主兩相皆賢兩存之勢也主不敵相不敵一存一亡之勢也高帝高后文帝與冒頓老上軍臣單于對蕭曹張平勃之為將相足與匈奴為兩存之勢髙帝能從劉敬之筞恢白登報復之心髙后能聽季布之言孫答孤居之書豈非大臣有謀乎文帝宣帝君臣足當單于有餘武帝更七單于五不才故以庸將衛霍之徒陵轢之亢成哀平似不足當呼韓邪單于而匈奴衰矣故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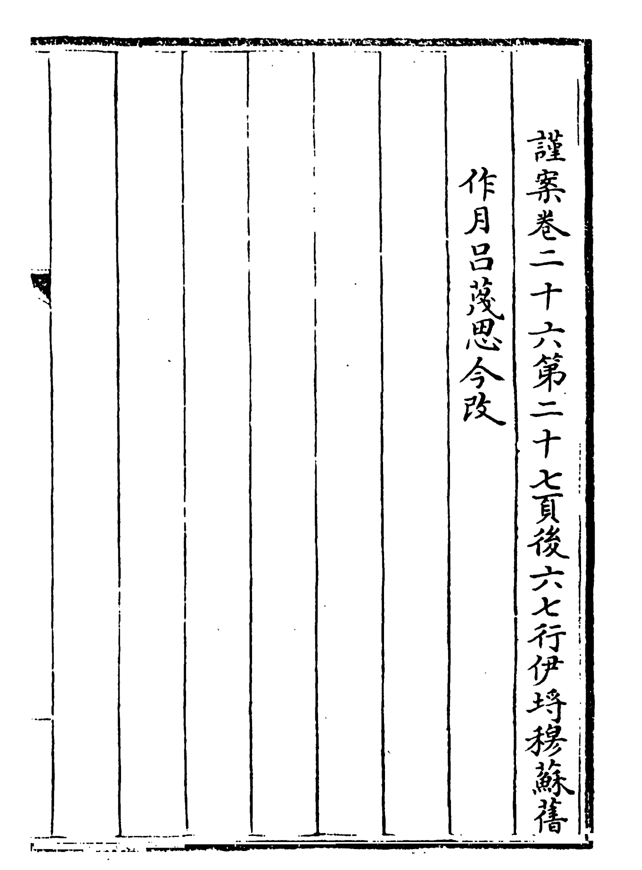
朝漢此天下之勢也中國之於外國不過和戰並用彼欲和與之和子女玉帛何計數十萬騎入寇百萬女子玉帛為虜此不之痛而乃彼之惜耶彼來戰與之戰不窮追遠討寇之出境即細柳之屯有以待之也端平之事回所不曉史嵩之主和鄭清之主戰捐幣而和幣不足惜入境而戰戰不必出且和且戰曲不在我足矣伊埒穆蘇二十七人辛丑之書嵩之不答過矣遜辭謝之如呂后可也天所立大單于又有天地日月之號不可

較也存國可也屈己何傷趙范趙葵全子才三京之師清之無識以誤國彼未嘗先犯我而以弱抗强以數世積之一朝棄之何也丙申以後蜀帥非人襄淮諸閫亦皆具才爾清之之罪又浮於嵩之矣是時江南士大夫有三字曰和曰戰曰守回謂且和且戰則可以戰為守則可既不能和又不能戰清埜堅壁而謂之守亡之道也可以戰何惜一戰能戰而後能守孤其城閉其門郊野闃乎無人不設伏于險阻不乘夜以攻刼由江及淮

蕩然坦塗其亡也多矣況以不讀書之賈似道輔咸德之九五其何以當之哉

右平城事在七年冬十月受朝之後韓王信之變在六年秋九月事欲見首尾則不得不移後事於

古今攷卷二十六



謹案卷二十六第二十七頁後六七行伊埒穆蘇舊作月呂蔑思今改

